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景迂生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九　集部

景迂生集卷二

宋　晁以道　撰

奏議

靖康元年應詔封事

十月十六日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臣晁說之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此者皇天眷命陛下即位之七日下詔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師越百里而近踰月乃得隨士庶垂淚以伏讀干戈風塵阻絕如此

不謂國家遭陽九之戹也金人埶大長驅入塞擁馬渡河曾不淹時勢如壞山直抵王城之下嗚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澤民二百年之基業乃一日有斯酷耶在昔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下無王諸侯相侵莫酷於城下之師莫辱於國中之盟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謂國家聖聖相繼重光洽熈天下太平自結繩而来未之或有天子坐廣内朝四海而牧萬國曾不足以為輕重威至廣也乃於金人新起興師動衆一旦直抵京師者遂廵

偃蹇乃有城下之師國中之盟何其甚耶義士痛心壯夫瀝血孰甚於斯時耶臣至愚且老敢齒於義士壯夫而逖視樵牧思謀妾婦思勇之際寧無一言以自効哉况臣一門七世食禄高祖迥咸平景德之際極天下文章之譽曾祖宗慤寶元康定之時專任西鄙之役遂參大政罷兵息民自爾以来海内推臣族為文學之家徹臣之言亦其職也雖然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嘗詔有封事蒙有司第臣為邪等著籍刑部初禁入京城

漸許仕宦而擯斥卑竄二十餘年矣其所言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記唯是二事不能忘也一曰國家累聖功德巍巍無所與二而近日諂諛大奸獨推尊考廟是觀德不在七世之廟而下同庶士祭行於寢乎二曰自古衰世暗君乃有誹謗先烈之言以鉗天下之口惟我神宗皇帝何所負於天下天下内外罔有一人不足於恩德者尚何謗毀之有彼諂諛大奸濟以凶暴徒以資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欲因此二事

申言當今之急務豈碩卞和之玉再刖其足邪竊惟城下之師明主夙夜焦勞憂慮之時狂夫之言未暇擇也伏覩戊申大赦各郡解嚴齊民乂安凡有血氣之屬咸以更生相賀又不必自言也含哺鼓腹以沐太平之澤不知其已雖死猶生也然赦文有新邉之語讀者疑焉識者則歎妄以謂涿州易州之地竟不能保而復弃之為新邉也既而乃知所謂新邊者河間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鎮無慮二十餘州五六十縣自州升之為府而

未幾乃自中國弃之為新邉也耶嗟夫斯地可弃也斯民其可弃乎斯民可弃也吾祖宗艱難之業其可弃乎嗟乎誰為陛下而為此策乎昔賈誼不忍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為戎人欺傲乃歎曰可謂中國無人矣臣竊考之當是之時高祖之舊臣猶有在者如陳平周勃灌嬰季布之徒其後進者議論有袁盎晁錯賈山馮唐守正有宋昌申屠嘉司刑有張釋之司兵有周亞夫柴武誼尚何恨哉使誼尚在謂今之日有人無人乎

臣於是乎忘其至愚且老不能默已謂專以割地為言
未暇及天下事也唯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
縣嘗作朔問二篇因杜牧之論而發也牧之意則勤矣
其論失之迂而不密盖山東不足以兼河北而河北能
為制山東牧安得以天下之勢專之於山東也哉凡君
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凡有國者
得河北則其國興失河北則其國弱又有其國雖不正
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其國雖無道

而得河北則强其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秦漢晉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苻堅之秦拓跋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後唐石氏之晉劉氏之漢其國之所以强弱之勢與夫曹氏之魏强於劉氏巴蜀之漢高氏之齊强於宇文氏崤函之周其迹昭然在方策可考不誣是謂河北之形勢臣敢為陛下略言之陛下幸察臣既言河北重於天下矣乃敢言三鎮之重於河北者不必繁引遠古唯事與國家造邦相因者則不得

略而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實光武唐太宗之流亟石晉父事契丹之後劉漢禍亂於契丹之餘即位僅踰兩月黃鉞親征而師出之日四壘奔北為我有宋驅除晚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關又繼取高陽關是三關者晉人弃之以為契丹之元首非特為其右臂也何則契丹之所雄據者六國時燕地也唐方鎮中盧龍也六國之燕最弱非韓魏趙之河北比方鎮中盧龍亦最弱朱滔朱克融輩非魏博田承嗣

鎮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堅忍恒藏禍心蓄凶謀前有
太子丹荆軻之風後習安禄山史思明之態易以興亂
而難與圖治也以故雖曰弱燕而常重於趙魏雖曰陰
燕而常動揺乎魏博鎮冀之上弃之以奉契丹固非所
宜况以奉契丹之强鄰勃然新起者譬之治水得幽冀
則會長河得三關則趨大海其勢倍萬也然克是三關
者雖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實在師閒也世
宗嘗以千人之軍溺於亂流叢葦之中而契丹不敢以

一鏃来加者以三天子之威靈在是也其克瓦橋關者又專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靈而得之者乃一日無名而弃之於一旦為臣者豈勝慟哭之痛哉又如晉開運之末出帝之醜先自梁漢璋覆師於高陽關遂使契丹侵鎮定入京師縛晉帝而北其在咸平中康保裔敗於高陽關契丹遂得入澶淵倘如康保裔無高陽之敗不勞真宗皇帝爲澶淵之役矣高陽關之勝敗猶繫中國之輕重如此忍論高陽關之存亡邪廊廟之

上內食者宜爲陛下念之中山府唐義武軍也此軍甲兵雄於天下城壁堅高自昔有揖容三年不得上之語況又其帥獨知臣節昔號河北四叛之時義武不與後稱河北二寇之時義武亦不與也逮黄巢之亂中原四方諸鎮孰爲勤王之師獨義武王處存擁兵渡河以解闗中之急不幸石晉之梁漢瑋敗於高陽契丹遂得入鎮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豈必勝而全爲入京師之舉哉亦且屢危矣惟是張彦澤杜重威以禁旅重兵至

中渡橋降於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納契丹於中山使契丹遂得入京師成晋出帝之禍為中國之醜向使高陽完師中山堅壁寧至是耶咸平中康保裔既敗於高陽而定州之望都且復失守遂勞真宗皇帝革輅親征而傅潛擁數十萬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騎當斯之時遠邇智愚無不憤疾潛者恥與之俱生無幾何革輅班師之後潛議罪當斬真宗特賜其首領竄斥之衆議甚鬱也至今聞者擊指奮袂而起孰知真宗意自有在也豈臣

下所易窺哉蓋潛實白首老將耳目親接晉開運之禍

變令坐擁十萬精兵以完中山示怯於契丹勿擊堂堂

之陣勿當得意之銳脫彼能至澶淵必不能渡河待其

將成渡河之役我出中山十萬蓄銳請戰之師一舉而

殲之彼契丹雖衆豈堪塡我洪流而代吾洒掃也哉彼

或不克渡河我以此師覆其歸路匹馬隻輪定不返矣

恭惟祖宗無失刑眞宗豈特私一傳潛也哉眞宗淸淨

垂拱之君不惑於羣策而決意親征不以王超石普楊

延斷契丹之歸路不斬傳潛之不濟師巍巍乎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形勢其何如哉唯我祖宗為能用中山之形勢也何則在戰國介於魏趙之間屹然自成一國其地雖狹而謀至廣其人雖寡而材最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無論趙魏也所謂中山君者是已太祖太宗時每時防秋之兵全師聚於定州夾唐河為大陣量敵人遠近出軍建柵仁宗謹是祖宗之制積粟則中山為多畜兵則中山為重命帥則韓琦爲至今廟而祀

之歲時嚴也太原府劉氏盜有之太祖皇帝親往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為晉王逮夫晉王即皇帝位之四年親征克之於是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萬國罔不臣妾逮今將二百年重惟太祖皇帝號令之所加鼓鼙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暨五代百年之僭亂曾不足以摧枯拉朽諭之乃於太原獨艱難如此何耶劉繼元雖孺子也有郭無為之謀侯霸榮之勇其兵嗜戰不怯死其民樂土不輕去且復念曰太原吾父兄

之世有也吾家所以革晉為漢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晉而得之遂以晉自命也晉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為唐奪朱氏之梁者初實起諸晉也其上則高祖太宗所以為唐者晉奉之也楊所以為隋者晉肇之也高氏所以為齊者晉大之也司馬氏以晉自命者實謂受命於晉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厲王之亂號為中興者伐玁狁於太原也其後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王乃料民於太原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嗚

呼太原之為鎮可輕付畀哉重以太宗皇帝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頤視羣臣誰可與議者首詢之張暉暉曰戢兵育民待富庶而後為謀繼詢之張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為援未可倉猝取也莫若先離其戎心又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難克之國周世宗之伐至於師老太祖破契丹於雁門關南盡驅其人民居虎牢以西雖其國尚存而危困已甚卒得曹彬而謀之問曰顯德開寶兩征太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

何也帝意豈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決意親征躬貫甲胄曹彬潘美郭進等為之將先以進守石嶺關禦契丹乃降繼元平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毀築其城郭將貽萬世之安也嗟夫兩朝三帝二十餘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失之邪或謂唐自安史之後河北遂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為唐也哉臣應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據太行津大河以制河北太原猶在朝廷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許國不赦澤潞卒能號令

鎮魏以誅劉稹成一代偉績也以兵論河北之鋭師固為三鎮而飛揚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萬邠寧宣武各有兵六萬自足以制彼三鎮矣今又并太原而弃之古未之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弃之矣而青州賊盜久熾又未必有如唐之重兵也邠寧之兵凋殘於近歲未易並言唐之宣武是謂今之汴都祖宗以重兵威天下千百倍於唐宣武之兵也太宗時張洎為能言京師之兵制固於唐之兵制仁宗時尹洙又能言京師兵制出

於秦漢上非特與唐室論也後來者宜不復措意開口於斯也柰何初變更於王安石卒殲盡於童貫天下之勢墊矣惟陛下念之天下萬方臣妾不勝至願而三鎮之形勢臣愚畧陳之矣臣前謂國家無名而賜之者敢復言之大凡帝王慎一嚬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此三鎮於一嚬一笑孰輕重哉謂此一戰為有功則隋唐因突厥之兵以有天下唐郭子儀嘗以回紇南蠻大食之兵而興復中國矣安得人人賜之土田也哉惟石敬塘

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即帝位割燕以委契丹而魏趙之地猶不與也謂其能戰則彼荒絶遐陬疆埸不易接未嘗一日與我鋒鏑相交也亦未嘗一日與我幣玉以通好也果孰怯而孰勇哉臣聞渤海者高麗之別族也女真者渤海之別部也高麗臣事契丹而金人因高麗以結好契丹者也在祖宗時嘗因高麗以偕來而昔困於契丹之三栅借援於淳化之初也其後國家絶高麗而不與之通金人遂亦自遠於我國逮熈寧初國家

復與高麗通而金人方狃於契丹不得與也奈何一旦
啓謀傾奪契丹之國出其故君空其寶貨而燎原之勢
不能自已遂欲侵陵於我國哉在祖宗時甞來攻我白
沙寨路畧官馬三疋民一百二十八口適其市馬之使
在京師遂留之不得還無幾何渤海入貢而渤海之酋
為釋二國之憤遂詒還金人之使不知今日兵力之暴
强勇健長驅直入孰與三馬百人多少在祖宗之令當
如何哉議者曰柰其頓兵城下何請責之曰唐武德初哭

厥自涇州犯長安至於代宗幸陜而郭子儀帥師則吐蕃望風遁去越二年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羌渾二十萬寇京畿郭子儀以回紇伐吐蕃而難平皆未有割土田以奉之者也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時天以一方警懼陛下增修盛德巖廟之上肉食者必有長駕遠御之術三鎮已復歸于職方氏矣顧惟疎遠小臣必待百官班賀之後乃得與昆蟲共慶也雖然臣猶將有所陳者唐杜牧最善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漢皇甫規善用兵

而先零諸種羌慕其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則以威信為干櫓也規之言曰力求猛敵不如清明勤明孫呉未若奉法皆自治之道也又於程芑於板楯蠻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亦知自治者也陛下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為帥師程芑之明能者為州郡則三鎮之復為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而此則邊場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無時而不然尤見於變亂之後猶之治兵也漢路温舒嘗為宣帝言之曰齊

有無知之禍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用覇近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禮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溫舒於是遠不及高祖近不及武帝可謂知務矣其視東方朔對武帝之化民不言堯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繼變亂

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其不在仁宗乎凡温舒之稱文帝者實為吾仁宗而云爾也校而論之仁宗于斯大德加以嚴恭寅畏翼翼而純矣漢文未必無愧色也且文帝二十三年逮其歲晚頗惑異端孰如仁宗在位四十一年日慎一日圖治愈切求言愈急用賢愈勤正德愈勵使漢文加之二十年之後不知果又何如也語曰不知其君視其臣漢文之臣畧如前之所陳者矣如仁宗初相王曾李廸吕夷簡晚得杜衍文彦博韓琦富弼其

在内外大小華國命世之臣蔚乎不可稱數也其用之
未盡留以遺子孫者吕誨范鎮司馬光吕公著皆社稷
之衛也陛下今日繼變亂之後誠能得臣如仁宗時不
開邊以玩兵不專利以殘民不急刑以殺士不禁言拒
諫以自蔽則何慮乎女真一國是謂大有上九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彞倫攸叙之時也
倘或不然使梟鳴嘉木之上蛭毒清池之中如漢章而
有皇甫規張奐為將而不幸胡廣趙戒為相其中則張

遜段珪曹節輩宄閹爲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爲將而不幸元載盧杞爲相而其中則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輩宄閹爲之虎狼則天下之事去矣是謂困之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之時也嗚呼天下治亂興亡之迹出一轍也如此其在治世既有明君則必有賢相而將臣自出矣臣雖至愚不顧國家獨以將稱而無相也昔者賈誼慟哭于明時不勝其忠也阮籍慟哭于

衰世不勝其憂也當今執政大臣必有撥亂之才幹國之器請為陛下念之臣前所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交如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終以威乎天下是謂德威故能以一柔用五剛使上九受天人信順之助吉无不利也大有之君於是乎得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如其惡者不遏則善亦無自而揚何以為大有之休命也大有一變而為乾乾之德首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也人

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剛健而繼之以中正歸之于純粹精而天下何難乎為治哉臣愚言不識忌諱陛下赦其死幸甚臣前所謂朔問二篇者今輒隨事上進以備乙夜之覽重增死罪陛下赦之幸甚臣説之昧死再拜

朔問上

或問唐杜牧言山東王者不得不王覇者不得不覇其説果是非曰牧之意勤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容蓋山東不足以兼河北河北為能制山東牧安得以天下之勢

專之于山東也哉至于牧言河北視天下猶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則是也牧曷不曰河北者天下之脊也有大侄爲地喉有大陸爲地腹其勢足以吞天下而容天下也況有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凡有國者得河北則立失河北則亡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强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其國雖無道而得河北則强其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是何也自周不王而天下分裂六七其敵國三曰秦曰齊曰楚

其與國三曰韓曰魏曰趙其附國一曰燕燕趙魏三者皆在河北而趙為約長與秦則秦重與齊則齊重與楚則楚重彼狼虎之秦欲搏噬諸侯一擅天下者累數世而未得志也逮夫始皇二十五年滅燕滅趙乃明年滅齊降魏遂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銷金人以視得意矣二世之立盜賊相随而起陳勝雖首兵于楚而張耳陳餘立歇于趙天下之心始争王矣當是時所謂河北軍者為最可畏也項羽渡河與秦軍遇九戰絶甬道大破

之於是乎楚兵冠諸侯秦之失天下自此其決矣是河北為秦如此也漢高祖之興非勝廣之勢且無餘耳之交未嘗一日申於楚雖先入關而不得王其危甚及乎命韓信曹參張耳師師伐代獲夏說遂伐趙獲歇殺陳餘以張耳王趙由是信得以襲齊殺楚龍且越明年五諸侯圍羽垓下而滅之漢於是一祖三宗極其盛矣不幸中間盜於新室更始庸孱不足以奉君天下光武崎嶇北渡河其窮自稱邯鄲使者而屬為北道主人者不

知凡幾人也不意漁陽上谷之突騎精兵良爲巳來乃取邯鄲殺王良敗銅馬于鄡在鹿城敗青犢于犬射在武德敗謝躬於鄴由是鄧禹克河東寇恂克河内遂即位於鄗在高邑光武既以幽冀兵中興漢室乃立營黎陽以畜河北精鋭謂之黎陽營其視河北未甞不少在意也其後子孫不知祖宗王業之本河北爲袁紹之室矣曹操雖自視英雄而切齒不與俱生者唯紹也紹死譚軍黎陽與尚爭冀州是二孺子者實自屠剪以爲操

之奉操得黎陽取邯鄲取鄴收冀州卒以冀州之河東河内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封魏而亡漢矣是河北為漢又如此也晉因魏以一天下才二十年趙王倫内閧成都王穎外潰穎軍次於朝歌惠帝以十萬之師次於安陽穎以石超來戰王師敗績於蕩陰惠帝裛瘡流血僅以居於鄴而王浚劉元海石勒汲桑輩皆為穎而飛揚於河北穎初利犀胡以為一身之爪牙而不知其後卒貽天下之荼毒豕塗鬼車人

人自王視中原如無人境晉才阻江而有之是河北為晉又如此也隋文帝以后家之勢竊有移周室之謀而忌尉遲迥在相州據趙魏之土未敢發也及以韋孝寬取迥殺之資相州之勝其取周如拉朽遂滅陳一天下煬帝忌滅陳之師遊溺不返楊玄感李密肇亂於黎陽王須拔歷山飛輩潰於燕趙以蹙揚州之禍曾不得一抔土以自覆寧論隋室之存亡乎是河北為隋又如此也唐興楊玄感輩驅除河北其定中原甚易既殺劉黑

闥平河北遂一天下明皇以聲色喪其神志相牛僊容而將安禄山招河北之禍虎牢失其固潼關失其險兩京七廟一旦丘墟帝僅以身還自蜀而河北卒不復歸於朝廷葢往時安史之禍猶太陽病者勢雖危而湯液亦易為功也唯是僕固懷恩養寇自資留賊遺君父以禄山之黨李懷仙李寶臣田承嗣薛嵩輩分帥河北天下謂之四寇者其病猶殗殜人雖亡而厲氣不已也其後朱滔主盟以冀王田悅以魏王王武俊以趙王又以

建興王李希烈天下謂之四叛雖有馬燧為將將百萬之師而竟無尺寸之功益堅悖亂之志其後朱克融囚張弘靖王庭湊殺田弘正天下謂之二寇雖有李光顏為將將百萬之師而竟無尺寸之功徒使姑息之風益熾又其後城堅社老風雨自神不復知有朝廷朝廷益弱而馬燧無子李光顏無孫彼狼子豹孫夥且健也百餘年間朝廷因無一矢渡河而河北三鎮按重兵視本朝煙塵之警播遷之虞亦未嘗有一人勤王者卒以佐

朱温亡唐焉當時諸鎮跋扈者倚河北為城社其餘要節旄者竊援河北以自張大不與河北地締構者不足以取重於朝廷朝廷或增一城浚一池而河北怨怒上聞即日為之罷役或與師問罪他鎮而河北必來撓王師朝廷於是聲河北之異禮而示諱孰政謂為當然而恬不恠議者惜焉馬燧勢可以破田悅而逸之盖燧自知其有所不可者憲宗能誅元濟而不能不救王承宗武宗欲伐澤潞而先姑息魏鎮則河北為唐又如此其

甚也故曰凡有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肅不然乎又如桓温劉牢之劉裕經營中原傾國為力有將有兵驅海島而来勢若壞山柰何温敗於石門牢之敗鄴裕不守關中竟不能成天下之功皆以不得河北而失天下也所謂凡有國者得河北則立失河北則亡者苻堅之秦取燕慕容暐而立拒於燕慕容垂而亡拓跋之魏取慕容寶而立分於高歡而亡朱氏之梁婚魏先梁而立失魏失相而亡李氏之後唐得魏滅

梁而立契丹入自河北而亡石氏之晋以河北奉契丹而立李殷納契丹於定州張彦澤以契丹犯京師而亡劉氏之漢委河北父事契丹而立郭威起於鄴而亡也所謂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强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者曹氏之魏强於劉氏之漢是也所謂其國雖無道而得河北則强者高氏之齊强於宇文氏之周是也嗚呼河北為天下之勢重輕如此君天下者慎之哉共惟我藝祖亦自北征不戰而受天丕命闕

朔問下

或問河北重於天下如此宜夫本朝待河北之尊其命帥遣使凡百非他道比其優河北之民者所以厚天下之本也柰何近日事勢舛牾大河為患頻歲而未知導之之方曰河北有大患二而河不與焉或問大患二何曰一曰外患將起二曰根本方蹶何謂外患將起大凡君子相與則能始能終君子而與小人交則小人卒以君子為可欺而殘之況以中國之尊交于契丹而謂可

以久而敬乎契丹自澶淵之盟到今九十有八年矣可謂久矣古未有也宗廟社稷之威靈於是乎在然今遼主洪基者與有力焉塗路之人皆知遼主為人仁柔諱言兵不喜刑殺慕仁宗之德而學之每言及仁宗必以手加額為仁宗忌日齋不忘嘗以白金數百兩鑄兩佛像銘其背曰願後世生中國其用心蓋可知也遼主今年八十有餘矣不幸無子監往時其叔宗元竊發之禍約束其孫燕王者甚至唯恐其不類已也燕王少時亦

有令譽雄傑可畏今其為人殘忍好殺真桀黠之性也日夜唯田獵是好挾弓為戲自視年齒既壯而志不得逞益復恣睢猖狂動多不義日者無名頻點集呟馬是有器也彼有永豐庫者儲中國百年之金幣不知其幾多也遼主未嘗輕用一毫如燕王一日發之以資南入之計是有財也加之上下同欲天性能辛苦喜兵戰雖兒童婦女亦武而善騎不勞部伍不擇器械可謂有操刀必割之勢也彼往時所謂劉六符者有古燕男子之

風當為其故遼主謀曰大遼雖與中國通和要當十年二十年必以事撓之使中國知吾非怯而忘戰者中國常惴惴不自得於歲幣則大遼常有中國為之奉矣今彼二十年間必遣泛使有要於朝廷者六符之謀行也嘉祐初蕭扈來請河東地界王原叔折扈扈不能對以封疆條目示之使扈歸熈寧間蕭禧復以河東地界來請竟得袤延千里又往時泛使請朝廷無納元昊之和而朝廷卒與元昊和近日蕭禧請朝廷罷兵無西討朝

廷乃為之罷兵其動如所欲日復加深至於閒者斫柳敗塩刺義勇二字近日燒榷場一事牙蘖不制謂中國柔可侮而不足憚宜彼有動如所欲利也比年泛使歲使馬足相及至於市井細民或指一曰是姓名某者嘗客於吾某州某所雖未必可信蓋不可不信彼既往来之數其視北州如其旗帳中出入凡我地里之險易曲折人情之好惡休戚舉無不知若夫北京無重臣如韓魏公致彼改常禮而以名奉書安撫使無名卿如歐陽

公使彼知慕而不敢犯守邊無宿將如王允則何承矩折衝談笑之間奉使不擇人動則失辭坐刑之恥兵雖分將專教而益驕且弱其數至寡有司以闕額錢為之利府庫倉廪俱空而有坐倉之糴及時闕月秩之錢入夏未賜春衣之歎置官專糴而高價與細民爭利度民為僧而以度牒射利市井蕭條屋廬閑閒道途闃而民多饑饉流離死填溝壑又皆彼坦然身所見聞者其熟知中國虛實不誣也是謂外患將起何謂根本方蹶國

之根本在民今河北之民實古趙魏之俗也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趙俗然也剛强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者魏俗然也二者至今皆然在唐一隔於四寇其畔援不義卒與回鶻吐蕃俱唯以禮義感之則其自力亦復勁正不可奪唯恐其過厚所謂國藉十世之基家冢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脩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者唯河北為然也今國家禮義之所感深且久矣其民乃輕於轉徙若甘心溝

室者何也不幸天災流行水旱之不時甚或頻年曾不閒三年否則五年斯民何力以勝此災耶嗚呼天歟抑亦人之自致乎前年兩河俱災流民處處而居如北京十餘萬人通利軍亦不下三四萬人今年邊陲之人復罹災繹繹而來未可以數不知河北之根本果何寄耶盖又有以誘之者矣人情舍害就利爲不可强況或誘之使前哉前日河北流民多得新田于唐鄧許汝之間者物賤役輕非河北比今日災歉之民其心動揺每遇

無年一人投[illegible][illegible]起負老攜幼過之者百十為任渡河而南惴若不死安得根本之不蹶耶夫河北之所以重於天下者非謂太行常山之險河漳滹沱之阻也謂有吾民十世之基百年之業武於山河也今歲歲蹙之去北而南舍畝畝而就溝壑則雖有天險孰為之守耶言之及此可為寒心萬一烽塵之起吾民如盛且強則荷戈彎弓而戰者皆兵也我之太行常山於是乎為險而河漳滹沱於是乎為阻矣民之衛室廬保墳墓有不待

號令而奮者頗何所不克哉今日之事勢如此柰何彼天災流行水旱之不時亦有國之常也其患何不見於異時而特出於今日乎葢有以致之然者矣漢鮑宣言當彼之時民有七亡七死以今日事勢論之亦有七亡七死甚於宣所陳者吾民安得不舍此而逝乎請試言之常平錢散之上户雖多初非所乏散之下户二千或一千無補於歲費名為二分之息而又有頭子之息聯甲之息鈔旁之息人情不免之息不知其息竟為幾分

責之於夏則請以冬為期及冬則已晚而不勝其責貧者以累富强者以累弱一人以累一甲一甲以累十數平人辭訟鬬爭桎梏鞭撻多常時者數倍賣田易牛撤屋鬻子一亡也異時單丁女户無役第四等户役所不及今皆責之輸錢以弱佐强以下補上上户易於輸錢而樂於自恣於是快其蠶食無厭之心而佚田佚宅且自若下户易於效力而艱於輸錢平歲猶勉强而足不幸凶年惡歲雖有力而卒不得效必責之以平歲之錢

而募遊手之民由是民皆樂去南畆而事遊手遊手恣於下兼并恣於上二亡也異時義勇取其義而不絕之以文安於鄉曈而不徙之州縣令保甲諷誦教法殆如兒戲使之捨中國之法度而學羌戎之跳梁既已蕩動其心志而又集之州縣不恤所費如一中縣歲教保甲三千人其備弓矢供飯食一月之中人費五千則凡亡萬五千緡人費三千則凡亡九千緡如集之州則其費又倍之絲毫無所補而歲亡萬千之緡其何以繼三亡

也河北之鹽異於他處非觧州之地可巡禦非江淮之務費煎煉或河水所浛之地不生寸草而白鹻是生或天生鹽地百種不生而亘野皆鹽鹵或生鹽草而火之而水之鹽立成矣祖宗因其俗而順其欲税之而不榷河北之民以為祖宗甚盛德也仁宗時王宣徽神宗時章譂相議榷之不可及譂相當國卒申前日之謀而榷之一旦使營生之民為刑戮之隷行商失業居民失食掩恨咨嗟四亡也仁宗時或欲以河渡之利歸有司議

者謂河渡本以利民不可反以病民而止今有司卒以河渡為利又兼利乎坊場使河渡少於曩時而坊場多於曩時坊場之多是有司利於買名課利錢之入也方且輸買名錢時有實封投狀之法自謂盡善矣不知此及投骨鬬狗之術角勝負者固小人之常態而河北之民為甚椎剽侵奪之風非一日故也方實封投狀時不傾歲入之實於已如何唯恐買名錢之不多於其儕輩及其得之或破産不足以為約而奸欺抵詐上下相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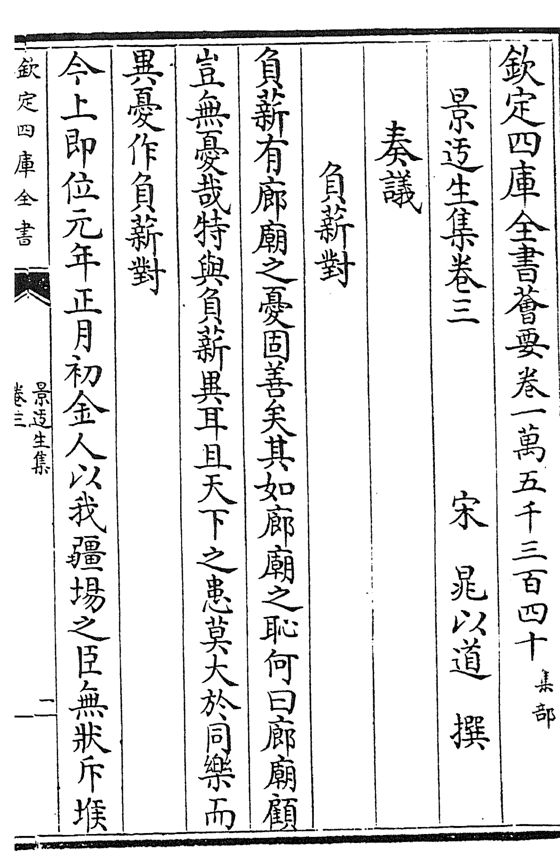
紛然並出唯使不逞嘯集之有地盜賊易於淵藪五亡也河北之民既多泛溢之苦幸而一歲之稼不敢於波濤則起夫以完堤防如一中縣歲輸夫錢六千緡猶大患也若必責之為役則其費又数倍六亡也牧野之在河北尚矣今一切委之使編户養馬不但損國威虧軍容而民秣摧之外又有視効之勞不敢出入之弊自漢巳患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今何獨不然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凡民利入之源

有司專之而日斵其貲一死也郡縣以文具逃責之官任游手不土著之吏役鄉村者狼虎鄉村居府庫者螟螣府庫斯民束手就斃二死也刑罰加嚴告訐之門日多使民出蹈機穽三死也貧窮則生盜賊武事不戢則生盜賊田野桴鼓不少休息四死也天災流行上恩雖厚而錢穀吏艱于蠲放閣上恩不得下州縣怯畏不敢以民為請寧就流移之大費不肯捨租稅之小費凡民與其伏田疇而被所責於鄉縣不若流移而仰哺於他

州卒於溝壑之歸五死也上之恩澤既不下恵而下之疾苦又不得上聞諱害而言利欲詢謀而不得議成法縣令不以户口多少為殿最而以斂財足否為賢愚當其水旱方至之時視民没溺不敢發倉廪必待報於使者當其穀賤可糴之時又亦不敢開倉廪以收糴而必待報於使者使者之命來而無所及矣州縣得治民不得救民得刑民不得養民六死也凡下之効甚於上之所好今民見朝廷使者州縣長官一切以財利為事靡

然争相封殖饕餮無紀不知禮義至於父子訟財夫婦異貨所謂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今見之矣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亦可以信矣彼嘉祐中愿實之老今皆逝矣後生耳目慣習不復知世間廉耻事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是謂根本方蹶然則奈何請厚本以弭外患於未然闕

景迂生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四十 集部

景迂生集卷三

宋 晁以道 撰

奏議

負薪對

負薪有廊廟之憂固善矣其如廊廟之恥何曰廊廟顧豈無憂哉特與負薪異耳且天下之患莫大於同樂而異憂作負薪對

今上即位元年正月初金人以我疆埸之臣無狀斥堠

不明遂排突河北營結河東直抵京師城下金人非漢
老上單于之比也其兵亦無老上單于十四萬之衆也
彼時烽火照甘泉宮望長安猶踰百里而遠今何為使
我直有城下之師犯孔子春秋之大禁天其或者警懼
漢文帝者猶淺與負薪憂其九失而有三策皇帝初下
親征之詔遠邇聞之靡不思奮咸曰是我太祖皇帝之
舊章也今皇上真似之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即位之
四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叛習五代之餘釁自恃其兵

馬之勇可稱其山河之壯太祖親征倍道兼行其勞至
于聖躬負石馬上使太行不得以為險即日城破筠投
火以死蓋是舉也樞臣廷祚為太祖獻策曰宜出師擊
之西京向拱曰陛下宜速濟大河歷太行稍緩之則使
賊熾矣控鶴左廂都校馬全義亦于澤州城下進言曰
緩之適足以資其奸便全義中矢拔去流血以先士卒
筠不得不與火俱滅之速也是歲九月揚州李重進自
謂周室之勲舊繼以叛聞太祖親征復如李筠與火灰

爐[illegible]則北結劉旻重進亦南通李景其禍心不淺而不及掩耳于迅雷則奈何嗟夫金人之勢逼于前日而鑾輿之出異于他日者陛下無謀臣如廷祚如拱而將無如全義者乎如其有能成陛下之初志者天地為之威怒風雲為之震擊跛者起而瘖者呼寧論女子童稚奮袂之勇哉或曰如陛下即位之初何曰陛下即位之初孰如太祖當宋之為宋方四月之初哉或曰論兵則我寡彼衆曰戰之勝負不在兵之衆寡而在將之能否自

古以來不可勝言也莫若以今事著明之太祖在周時以百騎却遼梟將高模翰之兵數萬于瓦橋關之北開寶初太祖命田欽祚以兵三千于定州背城以破遼六萬于時軍中有三千打六萬之謡至今塞上兒童猶以此語為戲不忘也借曰兵寡豈無三千背京師城而陣當見人人如田將軍也關北百騎則待陛下之臨戎復如真宗皇帝改元之二年乘六龍幸大名契丹不及望天戈而大敗遯去越五年御龍轡幸澶淵契丹纔及望

天戈不及戰自敗而請和是我不速于和而既利則能久者也于是上相畢士安開其謀次相寇準堅其行殿前高瓊効控馬渡河之力皆賴上意先定于前年之征也太祖再出征真宗亦再出征若其問罪河東則太祖太宗皆一出征陛下不一出征乎其失之一也圖功以威克愛者政典也政典者軍政之典也治國之常道則威與愛均也方有事時漢景內誅晁錯則天子之威令不申而晉室亡六胡之亂已肇也唐肅宗之威令不

申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為將不能平幽薊武宗之威令申以石雄張仲武為將而足以討澤潞近者周世宗即位之三月親征劉旻及契丹于上黨其愛將樊愛能何徽敗績世宗立取而斬之將校股栗思用命而劉旻在太原亦為之破膽失據世宗之師由是出無不勝而四方僭叛相顧失色中國之威一日而振實為我有宋之驅除也國家不幸有敗國傲亂之人為萬世羞非戰將一日失律之比者曰京曰貫曰黼曰攸輩方金人在城

下時宜梟以視之又醢以賜之因有詔勑曰此醢非他物也為人臣而不忠者不度事之利害不慮國之安危天命予一人戮之凡食者誡焉無怠彼金人當此之時忽聞是言亦將不寒而慄豈能弗之懼哉捨此而不為其失之二也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古兵法之言也唐高宗時薛仁貴為蘇定方討賀魯而言之遂克成功令國家于金人曾不遣一介之使問其所以來者何名也彼素臣事契丹乃一日滅契丹之國

自建隆以來臣事我有宋復一日舉糾合之衆頓于堅
城之下果何名哉設如我與國也玉帛初陳車傳未息
相與之新當如是乎無乃疆場相侵乎請責之疆場之
臣否則將帥失信乎請責之將帥之臣今日果何名也
耶執事者既不責金人之無名又不名其所以為此者
重可惜也何則自古兵之大禁垂車深入則敗猖狂不
制則亡貪人金帛則滅有所恃而驕則衆相殘淹時而
兵老則下必圖其主帥金人俱犯此五者我取而殲焉

可也執事者似未之明也茍不明乎此則敗亡反在中國矣可不念乎金人之君不知何人恐非漢祖之英雄唐宗之材武可與為比也其謀臣郭藥師者惟能與我闇貫為謀而貪墨無恥如中行說借以資其身取富貴耳恐亦不可比祿東贊之辭婚可以動唐太宗尚結贊之狂謀幾能擒渾瑊如俾郭藥師就一粗曉邊情部隊將議之不過一二言而折服之矣刑餘而又責之貫實在部隊將之下者也大抵不知其君則視其將不知其

衆則視其國不知貧富則視其器械不知其所為則視其所好金人之將如郭藥師則其君可知也其國之東西幾何南北又幾何地鄰高麗偪近契丹介于奚霫室韋鞑靼之間今亟乞師奪馬而南則其衆可知也器械必資銅鐵竹箭膠漆之上品舉非彼之所產宜其窳頓不剛惟中國之器是求則其貧富可知也金人之嗜好大約出則攻城略地入則練士角射則其所為可知也凡百韜鈐之道未能悉也昔侯景所與同惡無非驁才

其黨自歎曰乖僻至是安得不敗金人似景皆暴起而難自固也苟明乎此則何憚而不取以殲焉既此之不明其失之三也金人欲結好須割地以河為界執事者不盡河以與之姑與髙陽府中山府太原府暨其郡縣無慮名城將百數自以為有謀也不知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孰敢以寸土不在王會圖哉髙陽中山者我太祖太宗暨周世宗躬冒矢石艱難而得之者乃一日談話而弃之耶太原則太祖太宗相繼親征冒矢石甚

于河北其艱難則久于河北真宗自謂先帝竭四海之力以得太原顧弗重耶又恐如墮甑而弃之耶執事何不重諭之曰彼初稱女真時在我太祖朝嘗奪我白沙塞三馬適爾市馬之使在闕下太祖命留之不遣明年渤海之使為女真以釋怨於是歸之其在太宗時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柵遣使借師亦和好甚矣不謂欲盡取中國之地于今日也此其失之四也金人其何厭敢肆索黄金重幣不知其幾何但聞國家府庫空竭下掊于

公卿大夫士家細不遺乎閭里民庶其上逮宫幃供奉之器則茍有仁心者不忍言也方唐吐蕃縱横淩轢時入京城刼掠黄金則必有之亦不聞明言求金于王城也其在鹽州夏州者則甞求金矣是吐蕃施于鹽州夏州者金人傲侮于京城也不已甚乎執事者何不諭之曰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也國家于經費之外未甞敢以一毫賞無功也且國家初未甞相聚斂之臣亦無事于庫府之富也安得有金以滿谿壑之欲哉在我國家之

初女真歲以市馬于中國而資富其後女真結好契丹則中國但知有契丹之馬而不知有女真之馬也女真之名馬遂亦絶種得非天以其馬畀中國而不畀契丹乎女真又安得而私耶以故不逞而南唯以無馬爲恨塗路剽掠而未知已也彼地遠不得吾市易之利金乃無名之求耶人情皆貪而多詐唯女真之俗强勢大髙麗猶憚之雍熙間甞爲吾使者訴之也以黄金弃之溪壑此其失之五也春秋重信盟生于不信春秋是以誅

盟中國諸侯之盟固在所誅況以中國盟城下乎又況以王人與盟乎隱二年唐之盟魯與戎盟也此春秋始隱之一端也僖八年洮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王人與盟也此春秋責齊晉之重者也兵而不已至于盟盟而不已至于質子則又春秋之所不誅也在漢唐時但聞外藩有質子于中國不聞中國有質子于外藩禮則然也金人一日于王城下盟誓而質子苟有明春秋之大臣則其責當如何無乃失我國之所以尊者乎彼如

有求質子而及親王也何不諭之曰親王者上皇之子也陛下方如堯親九族恐弃上皇之子于塞外乎如質陛下之子則方就外傳未任武部之事也彼雖無知亦未必忘父子兄弟之親也聞此言恐亦聳然自失矣又如求質宰相則當諭之曰宰相者陛下之股肱也何可一日不相與以成一體乎邦昌者雖不知為何等人既命之為宰相則當待之以宰相也彼亦號有君臣則宜知宰相之重矣亦聞此言而得安乎雖然質固何有哉

曹公因韓浩私呂布不顧夏侯敦之被質著令有持質者皆并擊弗顧由是刼質者遂絶此曹公所以能振威于中國也中國不得其所以為尊者其失之六也然金人一日得吾瀛定并門重鎮未必能為其强其得吾金幣無慮數十萬未必能為其富唯有一事大可懼者又特遺之以謀臣也遂將此一方得以强者為强富者為富可不懼乎國家以契丹歸朝官悉遣官于此一方無乃執事者未之思乎蓋此色人布滿州郡無慮萬數遂

者十數年近者三四且嘗預官聯臨局務亦有喜讀書通吏事者其便弓馬多膂力喜戰鬬則又其性習然也且其中國之事體人物靡有不知其孰强孰弱孰能孰否與夫道里而近而遠而險而易皆得以為彼國之謀其害一也此色人在中州初頗喜自陳其高曾之家世曰此大家者吾之同祖也曰此郡縣者吾墳墓猶存也幸今復為王民亦頗買田種藝與人家婚姻其意不淺矣亦頗有惜中國不用賢多遺才為司馬公而歎息者

令一旦阻其慕王風之心投之于燕南趙北之境則以其苦心為彼蘖謀其害二也且彼與金人亦有平日怨嫌不相能者或當南北戰鬬時兵刄相殘之酷者今又一旦快彼之心其害三也彼攜老幼慟哭駕車彎弓露刄而行籍籍道路間言曰投彼死爾孰若死在此以故所過之處閉户避之既宿而去則居者相賀如其為彼用也亦可慮哉其害四也金人揚兵于城下時此輩亦有請質妻孥願與之格鬬者廟堂之謀曾不知出此而

州縣固不敢上聞矣此一大便而資以為彼一方之用其害五也彼歸自契丹而乃復歸之于金不知為何名也無乃示怯于金人者過甚乎其害六也使彼顧盼之間去中國之閭閻復他人之土宇弱者羞惡强者怨恨道路為之咨嗟非王者無外之度非天無不覆之美其害七也明有此七害而議者不過曰廟堂有從戎之論為日久矣適此時而從之不貽中國他日之害也復請之曰如可從也豈無異日執事者幸少待之從之金孰

若待我國家廟堂之議成復疆理幽薊之舊土使彼復
有仕于彼乎且諸葛亮于南蠻四郡皆因其土人而任
之矣借此萬餘人皆無所知觧直以增彼馳突之數固
亦不可彼初立實難得生齒所以汲汲是求也昔朱克
融輩方飢寒于京師時從宰相乞一飽之日而不可得
安知復有幽燕故巢不忝其祖滔之風終為唐室之害
哉如不用宣和七年以前詔書復存之于中國其失之
七也金人揚兵于城下時大臣不知畫謀不知一日縱

敵百世爲害戰士不肯盡力留此以累君父圉人養虎自貽害不勝責也傳曰無仗節死難之臣孔子傷焉可不信乎設不能有鐘鼓舉而殲之尚可震而逼之什而圍之使烏不得渡馬不得嘶此輩不忿而相搏以死則無食而餓死矣奈何既不得攻之又不圍縱其遊騎散卒或百或十朝出而殘一邑又明日出而殘一邑王畿根本之地富室最多適足以資其流血成溝也王畿蕩滅將盡遂及輔郡諸縣鎮走官吏如雞犬取故相家孫

女姊妹縛馬上而去執侍帳中遠邇瞻落不暇寒心然
非金人殘之也實官軍殘之也方其入一邑時未聞官
軍一人襲而來救咸謂彼出不意而我適不為之備也
以故知閹貫前日撼底河之敗士卒死者十萬不減永
平之酷朝廷莫得而聞也貫覷熙河經畧使劉法出師
為西賊掩而殺之如擕童稚朝廷受百官班賀西師之
捷也近而劉延慶于雄州壯殭尸百餘里而弃金帛軍
實于亂尸之中不可稱數并取雄州弓手天下稱為梟

勇而契丹素所畏者貫悉殺之朝廷既不正典刑于廷慶而貫尋封王矣法制之兵當如是乎其失之八也或曰國家徵兵于方鎮而未至也前與之和矣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敗不能從也是春秋之法也敢不守而行之韓信之伐齊先有酈食其與齊和矣李靖之滅頡利唐儉深入北庭而和矣薛仁貴之取九姓先受其降而知降者偽則不若悉坑之之威也是春秋之法也何獨古人以原闕今則失無乃天下之士惡言孔子春秋之弊

乎雖然徴兵于方鎮而不急奔命者其故何也漢陳豨反于代高祖以羽檄徴天下兵未有至者高祖乃躬選壯士于邯鄲葢豨之罪未白于天下也唐肅宗有吐蕃党項京師之危詔諸道兵四十日無一人入關者吐蕃党項雖為天下所嫉而程元振李輔國兇閹之不靖復為天下之所忌也天下豈不曰元振輔國者吾家之吐蕃党項也塞上之吐蕃党項吾力可及而吾家之吐蕃党項吾力之不可及也今閹貫之凶燄出元振輔國上

既未梟而醢之尤為天下之所忌也然實兵制驅之而然者何則兵在州郡則兵馴而州郡重兵專命將則兵驕而州郡輕蓋將重則州郡不得不輕將驕則兵不得不驕惟州郡輕則帥府輕帥府輕則京師輕此天下之埶也祖宗之兵寓于州郡命其守臣曰知州軍以某軍重某州也其將則州都監是也州郡都監平日事其守臣卑且謹則其兵無自肆也此祖宗之兵制也開寶之兵三十七萬是謂必勝之兵至道之兵六十六萬是謂

威武之兵天禧之兵九十一萬是謂太平之世保泰之兵慶歴之兵一百二十五萬是謂有事之後應變之兵皆以根柢京師而枝幹四方宜其百世莫得而加損于一日也乃有大臣喜變更祖宗之法度兵制亦不得而存合數州之兵以為一將將重而州郡輕矣州雖有兵之營幕而寄于月食時衣其號令之所加進退之所繫則在將而不在守臣以都監而領剩員厢軍之外不知將司一事也將兵視州民如秦越將官待守臣如寇讎

又有大可懼者幸宗廟社稷之靈無回戈呑噬之變則昧者未之諭也唯司馬溫公熙寧中在洛下見留守前宰相韓絳以數十老弱之卒奉旨禱雨中嶽而將兵有出城之禁奏疏論之曾布帥太原躬自不勝將司之無禮而終不以將法爲非也此者不幸有金人之役如徵舊制之兵則詔至一州之日則一州之兵奔命而東上不必待于他州切恐他州之我先也州兵之急于用也今徵新法之將兵而將兵分隸數州必合而起之又各

仰其州之錢糧以資之是州兵一日之事為將兵累日之事也將兵之不可急用也如此國家承平日久人材不甚相遠都監之材武不知視將官果如何唯闒孺之役商旅之族乃得超授將官而都監孤寒以考第平進者不敢與之比也此州郡兵制之失使其赴援不時之弊也若其京師兵制之失使其寡弱不足以為京師之重而威乎天下者亦其自變更祖宗之舊制也祖宗知漢唐都雍與洛以山河為險人可更而有也今都汴陽

無山河之險而唯以人爲固乃屯重兵于京城之下或分糧于京畿之邑他人莫得而輕重之唯我以之爲用是本朝以兵設險險于雍洛之河山也奈何喜變更之大臣銷去祖宗傳城之兵營曰坐縻太倉無用也曰闕額之金因得以爲利也閑地可以利室廬也大臣而淺且陋一至于此安知百世之安危哉宋守約自以併營爲功聞于一時矣使我翊衛京城之兵營十無一存者矣今之貴臣强宗則爲別館園囿與夫道宮釋宇者皆

昔之營地也後生但誇今日遊地之雄孰知昔日宿兵之雄哉倘如祖宗之舊制城外之兵營棊布相望而謦欬之音日夜徹乎數百里之間使四夷來朝貢者遠而望之于欝葱佳氣之外有森然不敢仰首之威光則彼金人雖欲屯兵于城下而無以留旦暮也祖宗以兵為險而城不必高池不必濬也吾之京師是謂天邑是謂神皋其守唯在四夷也由是觀之祖宗京師之兵制優于唐之時府衛多矣唐之府衛遠而不若我之近也唐

之府衛勤于命將而我初不命將以私之也內外兵制繫國家安危其失之九也幸而有三策焉曰命威望之大臣以守魏而高陽可保也命威望之近臣以守鎮而中山可保也在唐則魏博重于鎮冀鎮冀重于幽燕魏博鎮冀合而制幽燕者也祖宗于河北建四郡而河東唯太原一鎮其旨微矣今不得已于晉于潞或擇建一鎮或各建一鎮則太原可保也此重鎮之策也于河北河東慎擇守臣文武並用待之則厚委之則專于轉運

使提點刑獄之外無繁破旁午之使者以蹂踐之搏噬之則金人雖得吾州縣而無得乎人者安能一日而居哉大要如太祖時郭進于邢州李漢超于關南何繼筠于鎮定賀惟忠于易州李謙溥于隰州姚内斌于慶州董遵誨于通遠王昇于原州不減唐李抱真于澤潞馬燧于太原雖曰崎嶇于劇賊之中而威震于華戎之上吾民既安矣何恤乎他人夫然後于民給復者五年未之猶三年明詔曰山澤之利與爾共之吾不禁也鹽食

之貨爾專有之吾不與也爾無種糧則吾給之爾無牛耕則吾界之爾無農器則吾鑄之于是乎十數年流轉四方之民不約而無遠邇來歸矣唐宣宗何德以有累世所亡河湟之地哉而能以恩惠顧于既歸之後猶不失春秋重民之道也此内治之策也遠交而近攻者范雎之謀唐太宗為能用之也王者之師不必出而以外國攻外國則王者之師不戰也國家之制遷賊命于博囉齊其制元昊亦命乎㝠勒斯賚是世効忠順以振朝廷

者一旦滅之為郡縣今熙河是也自是諸國怨中國多矣德之不以為恩也疆埸之上無日無烽火之警今因金人攻擊之後丕然大變其政得重使如唐賈林本朝曹利用之類以告室韋奚霫韃靼諸蕃鳴金人之罪而四攻之金人何地以圖存哉若高麗則金人素所毗連者我之厚高麗者如何其為我緩急之役當如何將見金人雖圖存不可得也春秋之功莫大乎存亡國孔子猶書衛人立晉不與齊人之專封而大天子之命也今

天子為能命韓昉輩訪耶律之後禮而立之則九夷八
蠻罔不仰中國之至仁服陛下之丕德非特為耶律氏
再生骨肉之恩也仁之所施者深則誠之所歸者廣于
是乎耶律氏為我藩籬同防金人而并攻之凡厥涿薊
諸郡恐却之而必以歸也漢光武不肯從臧宮馬武之
謀因匈奴衰亂而取之乃立南單于以制北單于唐太
宗雖曰滅頡利而立突利可汗使率其故部亦不滅人
之國也故曰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今何憚而

不為此外交之策也唐代宗有郭子儀為將吐蕃内侵相繼五年德宗有李晟為將而吐蕃内侵相繼三年則今日之憂未易以一冬一春必也廟堂之上可遽緩帶乎借如三鎮之地已無及而三鎮之餘猶可及也今日之師已無補而明年之師或尚可補也皮膚之疾愈而却醫可也心腹之疾猶存而醫未易却也

達言

君子終老而困窮不見于事業猶見于言言者君子之

事業也天下無道君子既不得位又不得言天下有道君子雖不得位猶得于言言者有道之世也作達言

唐虞之世豈有蠻夷猾夏之事乃以蠻夷猾夏命臯陶作士何也曰是事之有無典策久矣孰詰也蓋有猾夏之蠻夷不害為唐虞之至治而或命官于無事之時以為天下萬世之戒是所以稱唐虞之聖者也雖然又言寇賊姦宄何也曰天下治亂必原其所自彼蠻夷猾夏實自乎寇賊姦宄也以故古昔天下禍亂之機與夫存

亡之徵折猶豫而果决存百世于一朝者皆自吾內以
餉乎外也項羽之勇范增之智不能執沛公于座上者
項伯舞劒以身衛沛公也曹公袁紹相戹官渡無異兩
虎頟吼果誰勇怯而曹公卒走紹坑其衆八萬者紹將
高覽張郃輩率衆來降而曹公知紹虛實得以奮擊也
苻堅以百勝之威百倍東晉之衆有姚萇慕容垂為將
視晉君若浮苴孤鶩然乃絶肥水未半而潰于謝石五
千之兵秦帝僅以身免者萇垂懷亡國之禍心其尚書

朱序降晉而爲之謀曰大兵未集而擊之易也魏叛臣侯景狐兎犬狼之衆何足以當梁氏江海富庶太平之久乃一旦入石頭據金陵如戲劇者梁臨賀王正德導之景而丞相朱异先與景交通也唐代宗朝雖有郭子儀在朝而吐蕃回紇頻年入長安踐京畿者李輔國程元振二閹無君于内而僕固懷恩于外爲蕃寇之盟主也昭宗時李克用朱全忠相噬不滅衰曹而唐室之危甚于官渡未知二孽誰先得之一旦全忠先滅唐爲梁

也唐宰相崔緇郎陰為梁之佐命也嗚呼外禍由於奸宄實同機並杼而敏也今河東河北之人十餘年來不辨蕃漢之兵皆曰童家之兵也不辨蕃漢之旌旂甲馬皆曰童家之旌旂甲馬也至于金穀貨幣不知為朝廷之有皆曰童家之金穀貨幣也故金人一日大軍入河北分軍入河東遠而石嶺關不得以為固近而大河不得以為險談笑以抵京師城下者官吏之疲弱人民之愚惷以金人之兵甲旌旂久無辨于華戎也幾何而不

開門洒道以迎之也哉金人于京師城下有得色肆言曰童王招我來聞者究之閹方平既以大河之橋延金人又欲以京師城門納金人益可懼乎京師百姓于是上念社稷宗廟之危下顧父母子孫之酷不勝其忿不約而起大呼于道取閹孺數十人于馬上拉而碎之則人情大可見已夫其或者必以閹貫待司寇槀街之誅未使戕于市人之手與執事者其可忽乎或者不敢沒輿論而私懷羣閹之悲則假之于市人指詬宰相以高

歡憤張彝爲言何其不知類也東魏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乞銓削武人品秩羽林千餘人乃殺彝父子甚慘于是德朔鎮使高歡在洛見之歸而傾產結客得司馬子如孫騰侯景輩逞其樂禍之心豈今日比也魏羽林千人實雜以羌渾之衆報其一身之事爾今京師巨萬齊民世世荷皇家亭毒鞠育之恩相與念金人無名一日揚兵于嚴城之下天子將不得一日之尊京師將不得一日之大深究禍亂之源實在羣閹則取殘之以我

之公憤諭彼之私讎相去萬里而逺也彼髙歡異類久以胡后臨朝淫亂元乂劉勝輩寵任驕恣流毒國中魏室將亡歡先有心則因釁事而作耳國家累聖洽光四海澄清陛下尊養青宫者十年其傳祚之數曰皇天以此金人警懼增德豈齊魏之妖可並世而言耶乃若宰相為都人指詬毀辱者昔亦有之唐憲宗明君也相皇甫鎛之日殿廷班列相與驚駭街衢市肆相與大呼裴度率衆情而上疏曰忽取儌人列于重地逺近流聞與

京師無異度之言可信不誣也未聞當時責驚駭者何士刑笑呼者何民豈不謂此邦家之羞也唯當自治于上而一切無怒于下也或者不以皇甫鎛為言而言高歡以訴聖世何也孰知天地之陰陽消息見于君子小人之進退君子小人迭為進退而各從其類不可須臾並列也其為宮嬪為財賂為閹宦為兵革為盜賊為小人皆陰也從小人而類進者也若夫朝廷有道絕女謁薄官爵不私財賂不翫兵革盜賊不起四方賔服者皆

陽也君子以類進者也唯小人盛于廷則兵禍盛于邊在廷無一小人則在邊無一兵禍錙銖低昂不欺也小人方盛而盜軒冕則兵禍亦盛而蹂疆埸小人熾盛而僭公卿則兵禍亦大盛而害王侯一日小人退則兵禍退不勞干戈鼓鼙之武也若小人與君子雜進則兵禍與國家相終始小人未盡退而兵禍未盡退也今日之事可觀也已

重地

有國家者重地而不得已于征伐作重地

春秋重地何也曰王者得民而安斯民得地而安有人焉雖微矣以地而重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黒肱皆賤不當書者邾庶其以漆閭丘之地而重也莒牟夷以防兹之地而重也邾黒肱以濫之地而重也下國小邑之微人以地叛而何能為重所以重其誅也苟不以地叛則一身之罪一時之禍也其以地叛則不特一身之罪貽百世之禍也春秋之重地者所以愛民也正天下國家

之本也邾莒之君孰與天下之君大漆閭丘之地孰與中國形勢之地重屬者女真揚兵京師城下執政大臣遽以高陽中山太原三鎮賜之竊恐非春秋之旨也兩國構兵如火不戢者焚而其戢者亦焚火不焚則不已也兵之為禍甚大如此而不得不用者豈不為疆場之野尺寸之地哉疆場之野尺寸之地殺人流血非王者之本心干天地之和氣而必爭之乃以中國數千里形勢之重鎮未嘗接戰而棄之乎言之及此孰不寒心論

失中國之形勢則禍福之幾有不可勝言者中國以中
控制四方者也乃委此地于他人使以控制中國乎契
丹因石晉而早據一飛狐嶺之陰議者每不勝其憤為
之切齒扼腕今乃以十百飛狐嶺使彼據之乎其禍不
特有吐蕃回紇之侵唐將有劉聰石勒之繼晉乎請以
三國之事著明者借論之漢室不綱有曹操孫權劉備
雖皆天生之英雄也使其終無分地而浪戰于中原則
必有吞并滅亡不支者若前日劉項是也曹公身與袁

紹之興亡者也而以一天下分裂而三者實自乎荆州之所隷也嗚呼荆州實能分裂天下而三者也曹公不急于得關中而急于得荆州蓋以韓遂馬超必不能保關中非我有而誰有哉荆州雖塹爲劉璋之物而亦未必爲我物也陸攻則遠水攻則險彼孫權劉備其遂得之乎無幾何孫權雖可以得荆州自以居京口而遠有所不給則以資劉備備得荆州則得巴蜀孫權以劉備禦曹操于荆州而保江東三分之勢定于此一州矣曹

操于宇宙間有鞭撻之威尚何所懼者及聞劉備得荆州則大懼矣方作書不覺墜筆于地也惟曹操能懼其可懼者也昔之一荆州今之瀛定并門三荆州也又可不大懼乎其後曹操回軍濡須恐江濵郡縣為權所掠乃詔其民内徙彼久業南方而不安一旦北土之民相與驚惶渡江而逝廬江九江蘄春廣陵諸郡皆無民矣北人乃得居其屋廬耕其田野江濵之郡于是乎有民為魏死守矣如曹公之志則未易以吾三鎮之重地齊

民悉弃之也古今識者皆恨唐不能有河北而委之于三叛不知唐失河北于三叛之後繼失秦隴河湟于吐蕃自鳳翔西門之外即為吐蕃之境顧無自而遠制大河之北也今京師視瀛定并門猶唐長安之視秦隴河湟其利害不亦逼乎嗟夫唐失隴右西而不能制河北今失河北而寧無西師之憂乎又將何以制之乎言及此則三鎮之利害又急于漢之荆州也且唐之失河北為害也緩唐之長安視河北而遠也今之失河北為害

也急今之京師視河圵而近也逌遠之間緩急之勢不得而同也亦已明矣今之京師是謂大梁與古昔帝王之都自亦不同何則西漢之都雍因秦之舊保河山而制諸侯婁敬建言于前賈誼重陳于後實因一國而為都也東漢之都洛謂先朝為未盡善乃遠奉周公之志以洛陽者天下之湊也因天下而為都也隋則初盛而都雍其後衰而都洛唐則以雍為京都以洛為別都皆未有及今都大梁因天下而為都又平坦顯著于洛陽

之都也其諸帝王之舊則夏都翟陽商都景亳我介于二者之間也其引湖海舳艫于枕席之上而走山嶽駃騠于俎豆之間役四海萬國琛幣于郊坻之適者實以冀趙魏晉之重為天下四方之鍵也今冀趙分而魏晉毀則其憂不在河壖而在京師顧執事可不念之乎中山之地則定保深祁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八州軍兵則五十八指揮三萬八千三百四十八人高陽則瀛莫雄霸恩冀滄永靜保定乾寧信安十一州軍兵則七十七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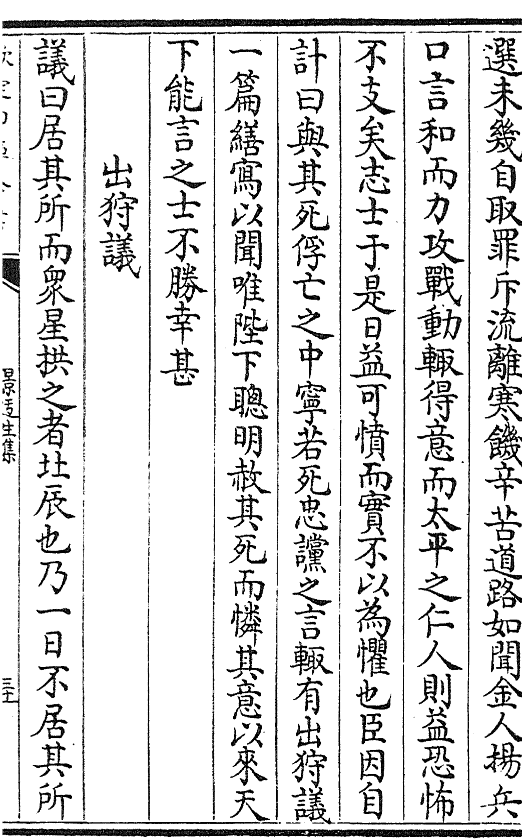
四萬二千五百八十人太原則忻代二州寧化岢嵐二軍控契丹之朔雲麟府二州守河外嵐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二軍阻河扞夏國之綏州凡十有二州軍兵則一百六十六指揮七萬二千九百人嗚呼可謂重矣故曰瀛州者有瀛海之富于天下也定州者可以大定天下也并州者可以并兼天下也名不虛得亦未可忽也若不保河壮之重鎮而弃之竊恐江介之民魚蝦之俗先叛而後服者足摇而心生矣且曰非我敢棄朝廷而必

行恐朝廷之我棄也故曰所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也
今日陛下赫然明詔俾三鎮無弃其守如故且命四擊
金人實天下幸甚古兵法有之示弱者剛勝示怯者勇
勝示緩者速勝彼深入者我以主勝彼兵老者我以壯
勝甘言厚幣以餌之者我以逸勝縱敵于歸路者我可
以大得志而無不勝今之敵人皆有此七者之危也願
詔急擊之無怠且今日金人之速去與契丹澶淵之逝
事體不同章聖皇帝不以殺為武者也今皇帝陛下必

行親征則武矣

繳進出狩議狀

臣伏念能言之士不能有言于危難之時逆耳以諜犯顔以諫者烏在乎能言也哉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之言迂于事而近諛董仲舒賈誼劉向之言切于時而盡忠君子寧忠死而不諛生也臣至愚且老嘗應元符詔上書坐邪籍罪廢者二十餘年今兹幸遇陛下即位復應詔上書蒙明恩擢自冗散所命之官皆極士林言語之



選未幾自取罪斥流離寒饑辛苦道路如聞金人揚兵口言和而力攻戰動輙得意而太平之仁人則益恐怖不支矣志士于是日益可憤而實不以為懼也臣因自計曰與其死俘亡之中寧若死忠讜之言輙有出狩議一篇繕寫以聞唯陛下聰明赦其死而憐其意以來天下能言之士不勝幸甚

出狩議

議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北辰也乃一日不居其所

而隨衆星以流焉天將無四時也商詩不云乎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非邦畿以止民也實止民以為邦畿也其能止千里而近者斯能域彼四海之遠也若夫千里不為我畿則四海將為他人域矣周詩亦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傷厲王失是道也民不懷德而城壞矣烏覩文武成康之績哉是故國君死社稷者禮也後世有以身保一州勇捍一城者為希世偉烈

無他焉不學禮之過也聞之國君死社稷矣而太王去
邠詩人不刺焉何也曰太王去邠以興周也時則商之
衰世也紀侯大去其國春秋又不貶焉何也曰紀侯去
其國以存其祀也時則周之衰世也若使當商周之治
君盛世則紀侯者玉帛朝貢之不暇寧論其國去不去
耶春秋于紀侯信不貶矣而于周王則有譏焉書曰天
王狩于河陽蓋天王無出出則自絕于天下也天子之
孝在天下諸侯之孝在一國所任不同所責異也漢文

帝時老上單于自將十四萬騎入蕭關燒回中宫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宫可謂危矣帝乃躬擐甲冑思親征焉其後匈奴復大入帝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而在細柳則黄輿屈而不得驅矣未聞其輕出狩也既而景帝立一日中七國同反帝命周亞夫竇嬰將三十六軍以伐之有張羽之力戰韓安國之持重韓頹當之功冠諸侯而趙涉劇孟鄧都尉輩為之謀畫七國王侯之首可指而旌之也惟帝之斷足以誅御史大夫晁錯其勢足以

使太常袁盎使吳其明足以容周亞夫之不奉詔以梁委吳亦未聞其輕出狩也唐明皇有始無卒昏淫不道固非文景之比而國家之盛不減文景時也一旦安禄山以范陽平盧河東之師率同羅奚契丹室韋十五萬衆反范陽取河北陷東京克桃林而潼關失守則不告宗廟不顧九族不諭百官身與宮官數十人揭衣而奔才行四十里而無食飲與征徒並饑寒越明日軍士不肯行則斬宰相縊妃子僅行中道散亡者衆賴劒南騾

綱至以甘言強之而前不敢言騎騾之疲也受辱于饋食之田父詐誠于獻酒之微臣悲歌酸鼻而不悔唐室自是傾矣其後肅宗幸岐代宗幸陜德宗幸奉天皆修明皇故事也未有僖昭之出則春秋之不貶也昔禄山之初叛也四方郡縣不從賊者皆倚東平太守嗣吳王祗以起兵其終賴太子即位于靈武以固天下之基業則民心于帝豈不願其留而出哉梁武帝區區好無益之名竊無術之利專以登叛人為謀末納侯景十有四州

之地自謂坐獲非常之功也不知其相朱异納景之賂
其子正德通景之謀長江不足以為險而朱雀航石頭
城與浮苴等也景逼帝坐白刃交前而景徒能焚宮室
辱妃主殺百官曾不自保其首領也梁室不碎于侯景
之手者武帝坐朝如故而未嘗議及奔亡苻堅之秦軍
聲國勢據中原以威百戎非江左可擬也鋭氣以攻衰
微之晉戎卒六十萬介馬二十七萬下蜀漢之舟師擁
幽兾之陸騎軍實萬里齊聲並進晉謝石之師不足以

當十二之一而石琰幼度伊輩風流清談之師不足以當苻融張蚝慕容暐垂姚萇輩熊虎百戰之將而融陣逼肥水從幼度之誘一動而奔潰不可制止融擒而堅僅以身遁姑得道洛陽而入長安曾不安静而復出五將山姚萇執之幽于新平别室而縊死靳傳國寶以陳義問尹緯以憐才于是垂與子寶中道叛而燕復以興乞伏父子繼以隴右叛而秦以立句町王以河南叛姚萇以萬年叛慕容冲起兵于帳下慕容暐變發于會中

誠可懼矣向使堅收散卒不去長安任權翼苻融之忠
謀督張蚝石越毛當苻飛龍之力戰豈遽有五將之辱
新平之禍使秦遂亡乎執事者鑒漢文景不出而隆盛
唐明皇出而衰亡梁武不出而存苻宣昭出而亡則一
反覆手間天下之利害斷可知矣又有往古實迹可按
而爲執事言者燕太祖文明帝以新造之邦出師小勝
而激石虎于趙大陣以臨之一日亡其二十餘城于趙
趙兵將逼所都之棘城皝懼欲出亡其帳下將慕輿根

諫曰王一舉足則成彼趙之王業中趙之計矣今國家固守堅城其勢百倍事之不濟不失于走奈何望風委去為必亡之理乎玄菟太守劉佩曰事之安危係于一人大王當自强以厚將士不宜自弱也其謀臣封奕曰虎凶惡已甚鬼神共嫉禍敗之至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異勢戎馬雖强無能為也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竢之耳燕乃以劉佩之力戰大敗趙師終為大國視石虎不義以死也是尤宜今日之當知者也所

謂黏罕幹離不者非石虎之儔也其凶淫不道則過之我不可一舉足以自弱而成賊計惟堅守以成百倍之勢而視其明神誅殛可也況我祖宗基業之固宗廟社稷之靈今天子之勤儉圖治固非新造之燕可同日語也亦竊有可懼者今之謀臣視封奕如何其戰將視劉佩又如何執事者未宜忽于斯也又如燕幽帝慕容暐屢敗于晉大司馬溫之師矣溫乗勝至枋頭暐懼焉與太傅評謀奔龍城賴吳王垂請出戰曰若其不捷走未

晚也果大敗溫于襄邑而得晉之壽春焉此則危甚矣無足為執事者陳之也令之謀臣必不為慕容評而戰將視慕容垂又如何執事者復宜念之也是二者蓋有前比矣光武初在河北得邯鄲信都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獨邳彤曰若明公無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光武不復西而卒因二郡以一天下也

方光武創業之初猶不肯散二郡之衆而固守河北執
事者謂今累聖重光之基業可不恤京師之衆散亡而
固守天下乎嗟乎鈋去棘城暐奔龍城則燕雖興而復
亡也光武輕去河北則不能中興而漢不得復有天下
也執事者幸少念之也或曰晉元帝之亡也保江東而
興王業胡爲而不可曰元帝以琅邪王渡江而即帝位
非驅黃屋以東巡也其所以即帝位者又豈藉江山之
固哉中原名德之士王導周顗之屬不忘中原之故國

相與慷慨垂涕而立宗廟于荊棘之中耳是時東晉之地南抵壽春壮極彭城東至洛陽如使元帝居洛陽之舊都收中原之遺英則彼劉淵石勒輩果何有哉請以二事明之東晉之初興也弱矣劉琨遥奉朝廷之威命無日不戰于劉石間幾與而敗且使琨不死則滅劉以興晉陽殺石勒以固河壮而洛陽長安皆晉之歸也祖逖志在中原琨之所畏也其在豫州百姓襁負而至將士樂為致死力胡寇不敢窺兵石勒遣吏護其母墓黄

河以南復為晉有畧地千里復户萬計惜逖不能自成其渡江之志而卒也晉之末尤衰矣大司馬溫之師猶足以至霸上劉裕之師又足以入長安况在元帝初興乎其初則未有定分爭先破竹之勢也其後則强箭之末飲羽之勢也琨逖二人者元帝可用而不能用之以一天下者也溫裕二人者不生于元帝之時使之効忠佐王者也執事者當念琅琊王渡江失計如此况以天子之尊為江東之舉乎豈不惜哉昔人所謂目前可驗

天下共知之事區區所陳往事是也其在本朝則章聖皇帝因契丹再入河壮不西狩蜀不南狩金陵上有畢士安之深謀下有髙瓊之竭忠而成之于冦凖之決策不復徘徊而徑幸澶淵其流福天下至今頼之也是則不待説之之言而執事宿知之矣謹議

録出狩議呈中丞狀

右説之放逐道塗饑寒曳杖不能忘王室而作也伏惟中丞特以天下安危利害為念不以老者之言為昏悖

下同田叟巷童之謡頌一為省覽幸甚

靖康初上殿劄子

臣伏覩陛下即位之初發明詔修祖宗故事天下幸甚臣竊以祖宗制度宏遠未易究觀必先得其要以盡其微恭惟太祖皇帝受天丕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基業太平夐出百王之上宜世世守之罔或差忒儻少變易則禍亂隨之周人謹文武之績漢家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又曰此高皇家之法也有宋之初太祖實曰同

符繼而太宗皇帝躬甲胄從太祖不自以為能常視若不足惟太祖之法令是守恐少失之設如太宗時即得好奇務新之士變更太祖之規模竊恐五代之變未必不復出也重惟太祖太宗一德同功古未之有宜乎真宗皇帝肇建南郊並配之儀國家之盛曰咸平景德仁宗恭儉在位四十二年日慎一日未嘗一言自大未嘗一言自矜惟畏民愛士令四方猶聞其風而歎息焉國家聖聖重熙率由此道也臣愚願陛下無忘太祖之創

業太宗之善守眞宗之清淨仁宗之恭儉以增七廟之德天下幸甚取進止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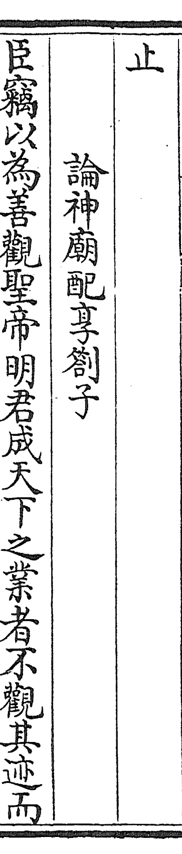
臣聞王制司徒之職曰一道德以同俗傳曰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風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是俗可同也風莫之能同也五十年來學士大夫不約而同稱焉曰一道德以同風俗同其所不可同者遂至設重賞以禁民之口逞虐刑以

奪士之職人無强弱必責之以隨順便辟士無大小皆待以諸侯之享與不享專利不遺纎介黷兵無有寧歳使小人得志君子失措熾爲尚同惡異之政貽天下後世之害實自孚顛倒六經飾六藝以文奸言之故也臣愚望陛下深留神加察取進止

三

臣竊以國家受命市不改肆遠近宴然文明之化一日而洽于四海其號令即先王之詩書也其制度即先王

之禮樂也所謂人文化成天下者古未之或有若其得人之盛文章則王禹偁楊億劉筠晏殊歐陽修蘇軾經術則胡旦王軫李建中高弁孫復石介史學則趙師民孫之翰王洙劉敞劉恕小學則徐鉉郭忠恕李建中賈昌朝歷數則孫思恭劉羲叟蔚然名家矣古之作者未易加諸後之來者亦難以繼或者乃有士久弊俗學之歎身作新之誘之以埶而刼之以利其勞亦至矣無乃國家之文明聲教乎臣愚願陛下深有察于此也取進



止

論神廟配享劄子

臣竊以為善觀聖帝明君成天下之業者不觀其迹而觀其志恭惟神宗皇帝巍然之功在天下者孰不覩矣其末年所以為天下後世慮者未易為單見淺聞道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却韓琦論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之薨與兩宫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每對臣寮稱琦為社稷之臣方即位初時深欲相富弼弼辭以疾

退居洛陽弼在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神宗欣然開納賜以手扎曰義忠言親理正言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却之曰若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臣無處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弼之薨神宗躬製祭文有言曰言人所難議定大策謀施廊廟澤被四方他人莫得而預也又

其即位之初也獨以頼邸舊書賜司馬光逮光不顧拜樞臣之命而歸洛陽修資治通鑑隨其所進命經筵讀之其讀將盡而所進未至即詔趣之熈寕中初尚淄石硯乃躬擇其尤者賜光書成賜帶乃如輔臣品數賜之嘗因蒲宗孟論人材乃及光曰未論别只辭樞密一節自朕即位來未見此一人在元豐末靈武失利神宗當宁慟哭大臣不敢仰視已而歎曰誰為朕言有此者乃復自發言曰唯吕公著數為朕言云用兵不是好事豈

咎公著嘗爭新法不便于熙寧初哉元豐之末將建太子慎求宮寮神宗皇帝宣諭輔弼獨得司馬光呂公著二人蓋于是時王安石呂惠卿何有哉至于厭薄代言之臣謂一時文章不足用思復辭賦章惇猶能為蘇軾道上德音者也經筵蔡卞愈為恍惚蕩漾之説上意殊不在逮趙彦若以經侍則皆忠實純樸之言也上聽之喜因問曰安得此説彦若對曰先儒傳注臣得以發上益喜其在政事因韓絳自請前日謬于數奏之罪乞旨

改正上欣然歎曰卿不遂非甚好若是王安石則言害臣之道矣元豐末不得已創為户馬之説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乎愧于文彦博矣王珪等請宣德音復曰文彦博頃年爭國馬不勝乃奏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王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復歎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色曰許大事安石畧不得預聞安石漸有畏懼上意則作前後元豐行以諂諛求保全也先

是安石作詩義序極于諂諛上郤之令別撰今所施行者是也神宗聞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安石金五十兩安石好為詭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于安石家取甘師顏常例安石約呂惠卿無令上知一帖惠卿既與安石分黨乃以其帖上之上問熙寧河歲費之實于王安石安石喻王韶不必盡數以對韶既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不知自昔配享大臣嘗有形迹

如此之類乎安石不學孔子春秋而配享孔子晚見薄于神宗無乃為國家政事之累乎神宗一日盡釋市易務禁錮保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邇聞之罔不手足舞蹈驩喜神宗嘗恨市易法曰百姓家大富者猶不肯圖小利國家何必屑屑如此耶嗚呼上天若賜眷祐神宗更在位數年則市易法之累躬自掃除之不使後日議者紛紛知自為謀而不知為聖君之累乎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不能已者政為是也陛下圖治之初近當奉

上皇求言之詔遠當成神宗晚歲之志則天下幸甚取

進止

奏審覆皇太子所讀孝經論語爾雅劄子

臣聞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與禮之尊無二

上其旨實同蓋國之于君家之于父學者之于孔子皆

當一而不可二者也是以明王罷斥百家表章六經大

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國家五十年來于孔子之道

二而不一矣其義說既歸之于老莊而設科以孟子配

六經其視古之黜百家而專明孔氏六經不亦異乎前者學官罷斥孔子春秋而表章偽雜之周禮以孟子配孔子而學者發言折中于孟子而略乎論語固可歎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傅之時命宮寮講孝經而讀孟子蓋孟子不當先諸論語者也如以孟子先諸論語豈所以輔導皇太子天資邁世之令質而視之以一德哉臣愚竊以為宜講孝經而讀論語恭俟講說孝經畢日復講其已讀之論語則其入德亦以易矣或問曰讀爾雅以

視文字訓詁之本源而明天地百物之名實先儒謂爾雅本是周公訓成王之書信不誣也臣愚流落衰暮之餘荷聖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左諭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不敢無犯而有隱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毀謗不淺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聖度旁燭萬化之微而不為世俗所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于孔子之經則宗廟社稷之流先不亦偉乎臣以狂瞽獨見之言干冒黼扆不勝惶懼屏營待罪之至

舉邵伯溫自代狀

右臣伏覩某官邵伯溫其父洛陽康節先生雍國史有傳伯溫束髮謹父庭之訓皓首推王度之恭況乃早客司馬光之門能教子弟以禮法若使晚與中興之偉績必復士夫之廉隅臣所不如舉以自代

謝罷中書舍人表

伏奉誥命罷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依前朝議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宫者進退甚遽而難知行藏有素而易曉

託大明于日月保至德于乾坤欲訴言辭横流涕泗伏
念臣受才極拙適用孔艱但知平進于終身豈敢妄求
于他徑方元豐之唱第神宗喜其家世之姓名逮元祐
以效官郡公薦以文章之科目未嘗露才以投刺而乃
應詔以上書有司第于奸邪之中仕路困于饑寒之久
豈期春雷之震發悉俾敗穀以懷生人謂當然自期亦
爾果蒙甄録薦辱寵靈世紅藥以代言仍青宮之端尹
難逃譏于巧匠漫自竭于拙工昧辭頭當繳而例行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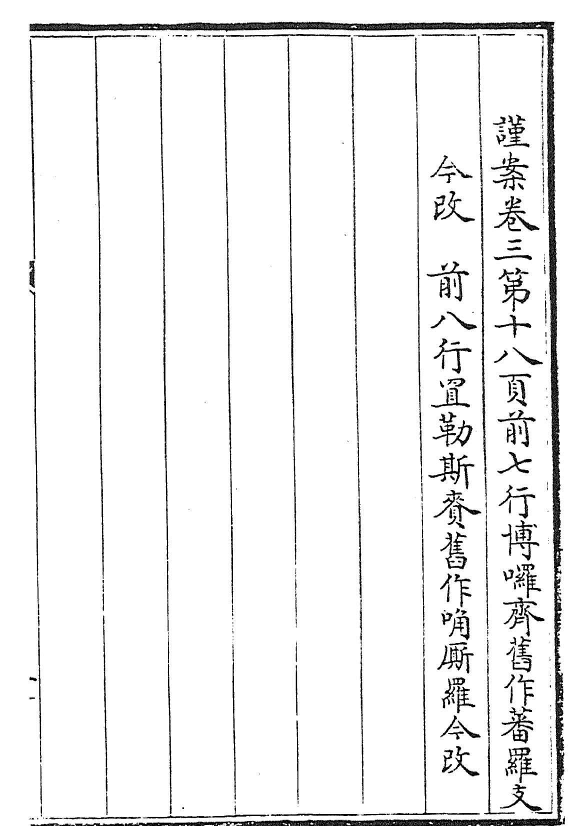
職守負慚而引退不敢以故事為請恐相軛而摧輈況當衰暮以思閑甘屈心而抑志于冒黼扆辜負睿知未報德于丘山欲圖安乎螻蟻雖嗟無補于辭掖頗却盡瘁于儲坊負罪噬臍初無嫌于纖芥銜恩沒齒終有賴乎涵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宅堯仁克勤禹儉振淹起廢而施惠兼收並用以求賢盡消朋黨之私大復風俗之厚而臣首為誥戒自取棄捐不忍終絕于餘生尚許復叨乎微禄察其易退于一語憐其戀闕于九懷過

夏首而西浮凝望長安之日夢上帝而北面永懷至治之朝

辭免徽猷閣待制兼侍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除臣如前日伏念寓直之班國朝之華選進讀之職儒者之至榮而臣仕宦數奇經術素淺壯年不能自致白首亦復可憐但貪日月之新輝不省桑榆之暮景敢忽輿論負此聖恩伏望睿慈察臣區區寢罷成命庶得廉恥之士少裨清明之光

景迂生集卷三



謹案卷三第十八頁前七行博囉齊舊作蕃羅支今改

前八行置勒斯賚舊作喃厮羅今改

謹案卷二第八頁後一行太祖皇帝親往而未之
克原本祖訛宗據宋史太祖本紀改
第十二頁前八行唐武德初原本脫武字據唐書
突厥傳增
第十八頁前四行遂即位於鄗原本鄗訛鎬據後
漢書光武帝紀及郡國志改
第十八頁後三行是河北為漢又如此也原本脫
此字據文義增

第十九頁前三行而忌尉遲迥在相州原本相訛湘據隋書高祖帝紀改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分於高歡而亡原本歡訛驩據魏書及北齊書改

卷三第五頁後四行如安中輩原本闕安字據宋史郭藥師傳補

第七頁前二行執事何不重諭之曰原本何不訛不可據文義改

第十九頁後一行唐代宗有郭子儀為將原本代訛太據唐書吐蕃傳改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歡先有心原本歡訛驩據魏書及北齊書改

第二十四頁後三行邾黑肱原本肱訛躬據春秋昭公三十一年經文改

第二十四頁後五行邾黑肱以濫之地而重也原本濫訛鹽據春秋昭公三十一年經文改

第二十六頁後六行廣陵諸郡原本廣訛度據後

漢書郡國志改

第二十八頁前六行定保深祁原本脫定字據宋

史地理志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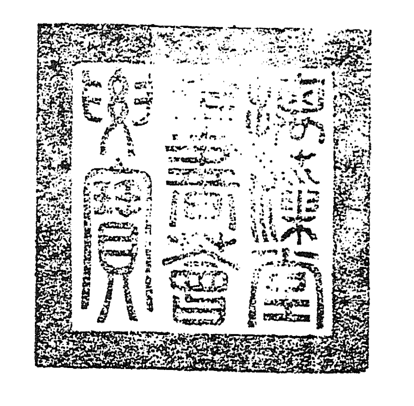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頁前七行瀛莫雄霸原本脫瀛字據宋

史地理志增

第二十八頁前八行永靜保定原本定訛寧據宋

史地理志改

第二十八頁後七行若不保河北之重鎮而棄之
原本脫河字據上下文增
第三十三頁前二行其子正德通景之謀原本正
訛王據梁書武帝本紀及臨賀王正德傳改
第三十四頁前一行任權翼苻融之忠謀原本融
訛越據晉書載記改
第四十七頁前七行不省桑榆之暮景原本景訛
境據文義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　鍾泰
謄録監生臣熊　濂